

七  
經  
樓  
文  
鈔

西征述

余始遊齊魯胸浩浩蕩蕩大也既而之京師觀

國家億萬載宏規喟然曰上哉翼乎南浮天塹擊楫而嘻

于是有形勢篇之作顧古嘆而海陸往往聞談者侈關中

西笑歷年所矣道光八年佐周學使之棹獲疏闊懷壯遊

始春孟焉條風欲融車聲躍脂過光州停雲思淫淫也去冬

熊少泉刺史晉省公子惺雲應息縣弔息夫人粧樓咏西

河生淮水東流之句低徊不能行溯汝水而西至汝陽計

十年中凡三過汝陽斷壕遺塹歷歷終不能成一詩誦韓

文公平淮西碑以攄幽情而已北行過召陵楚屈完盟齊

桓公處昔讀春秋內傳中儒說訛管夷吾不能聲罪楚而

扳援往瑣何異按丁零盜蘇武牛羊者久之而悟天下才

識時務也伏江黃以挾楚非老謀深算烏至此楚稱王翼小地已列

國半齊謀之頻年江黃來始敢侵蔡江黃今光州地楚廢也經于謀楚書江黃伐楚不書江黃蓋江黃固愛齊計伏

楚後以挾楚楚懼而愛盟齊即用江黃伐陳可知江黃之磨厲以需久矣渡沙河行鄆襄以西

淑氣溫扇道旁柳含青未洩邾縣地勢越越高北望隆岨

嶒岬中崑嶸嶢峴潏潏鬱沸嵩嶽中天下立焉汝州謁顏

魯公祠高吟吳侍讀師詩氣慷慨震城西觀許由洗耳處

濇解耳又西歷伊陽宜陽岷池諸境至陝州益塊北峯峿  
者隳鬼者嶙巖者屹嶇者車聲鏗鏘受飢坑衡開柯則行  
所謂硤石云漢函谷關在硤石東秦函谷關在硤石西程  
大昌雍錄謂在靈寶縣南十里者今只五里蓋大山中裂  
一線蛇赴兩壁鐵森千尺函幽而孕明每行健步一人前  
喊來車勿驟或讓立壁隙然後過否則兩值各欲還不能  
古志載車不容方軌馬不得並騎又云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者信然不誣也自楊僕移函關于新安而秦關廢自魏  
武破馬超于潼關而漢關又廢隋唐至今重鎮皆在潼關

關雄立天半側懸洪流北俯風陵南邈武關盤紆峻遶天  
險垠鐫洵神明之奧都雍梁之戶牖矣余初意由潼關宿  
華嶽廟藉遊玉泉院上青柯坪及聞學使者已按臨同州  
遂從桃林改道西北至大荔升龍門觀河渾渾泡泡魚龍  
百變信太史公書真得地靈者仲春由渭南之臨潼唐華  
清宮故址在城外驪山上余浴于貴妃池登山問東西繡  
嶺惟餘松聲謾謾侈極而衰固其所也況有女戎乎長安  
龍輦虎歌匆匆一宿抱古襄而去桃花叛煥中過咸陽問  
阿房宮無知者而咸陽橋猶橫亘東門外馬嵬在興平縣

西壁詩琳瑯鄭畋最得體五丈原按諸葛營壘歎奇才天  
授管樂儔也三國志比之召公子產亦允而胡爲有謗書  
名抵鳳翔已暮春矣上秦穆公冢慨然思三良東湖拜蘇  
文忠公像水木明瑟亭閣崔錯大似歷下明湖訪喜雨亭  
則守土者嚮數年焉余勸程憩棠太守贖而重建之太守  
欣然諾自鳳翔旋轅過涇陽居三原節署兩閱月而後入  
北山北山者與南山對陝人謂漢中興安孝義寧陝各屬  
之山曰南山謂鄜州延安綏德榆林各屬之山曰北山自  
耀州以北河套以南東盡黃河西極空同嵯峨寮刺尺寸

凸凹其山之大而名者日子午曰清涼曰疏屬曰紅曰申  
曰罷父曰白於曰雕陰曰勞曰太和每一山宮千百小山  
其尤大者曰橋橫被陝甘界鄜州之中部洛川延安之安  
定安塞甘泉慶陽之合水正寧他他藉藉無一不闐噎崕  
嶙中而漆沮水洛水宜君銅官無定秀延榆谿馬領諸  
大水橫衝斜貫左織右激收千萬山細流挾之以爲黃河  
助說者謂秦地晚寒北山寒尤厲雖盛暑古無絺綌衫余  
行之而乃笑其不然山色頑笨無賞疊疊攢圍徑從澗縫  
起伏而火雲蟲蟲與嵐光歎吹人馬胥歸鮓甕問山中人

則云往歲麤麥十月熟惟茲六月已作餅餌香有百歲翁  
未經此熟者余與史愛亭間下輿入土室中坐得微涼再  
行黃帝橋陵在中部縣北五里與漢志在陽周者異陵下  
有祠祠中古柏五其一龍鱗之而碑書漢武帝挂甲柏廊  
州四山阻峙三月紆迴雨後洛河漲聲訇訇與迅雷爭奮  
延安多范文正公勝蹟鎮西樓踞鳳凰山上而清涼浮屠  
樓臺金碧大似小李將軍畫法綏州城踞疏屬山外環無  
定河秦上郡治巖邑也嘗慨扶蘇與蒙恬擁三十萬人而  
受死不叛可不謂賢與天若祚秦長子立則劉項何用哉



秦蒙恬所築長城在綏德而明余子俊所築邊牆在榆林榆林者三十六堡之中也我

朝柔遠能邇河套雖蒙古游牧然稽顙歸化就約部郎往昔所謂要地如神木定邊花馬池橫城堡石嘴子諸處今皆通市日中華戎無閼焉而余公邊亦頽廢不治矣土人呼邊

牆曰余公邊

余公邊起自府谷之黃甫川西抵甘肅寧夏共一

千九百餘里故由榆之夏出塞入塞凡行二十日皆傍邊

牆而西寧夏水利鹽池壤沃人滿遠近郊村林纏聯不與江淮詭賀蘭一山容裔拱衛鄂爾多斯厄魯特哈而哈土

爾扈特烏喇忒諸部落于于焉奉羊皮毛氈大鹽捆載入  
口易麻縷粟麥于府城其西南控制靈夏掎角平涼者爲  
固原州余過固原時方暮秋雪糝糝如楊花脫樹望空同  
山突兀深墨而涇水從笄頭山來沒滑渡滴循平涼城而  
澆平涼連朔襟隴包羅小隴空同可藍大同美高都盧諸  
山臨涇汭而攬河渭兵馬芻牧四通交馳西陲一都會也  
其東則涇州東北則慶陽宋環慶路韓范用兵地好水川  
一戰而國威不再振何與或曰慶陽名北豳周之先不窋  
所竄其孫公劉遷西豳今之邠州是余由慶入邠采其風

與山川俱古七月之詩如昨也然而據秦地之上游爲北  
門之鎖鑰其形勢要不如乾州試乾州竣學使將歸池陽  
是時後長至已十日爲嘉平之朔歲暮天寒鄉興勃發于  
是學使洗盞而前請曰蔣君足下贊我一歲盈矣竊聞南  
山幽峭倍徙北山明春同探焉大荒以西祁建焉支少櫟  
筆傳者君其爲秦中留余終以太孺人春秋高倚闥望決  
意歸去鮑鐵帆刺史以車送抵西安胡小碧蔡丹岩兩明  
府互客余踏故宮搜金石采遺聞披黃籍陽晷不足秉燭  
以繼如是者三日而後行行華陰道上極天仰三峯倚霄

萬象森寒日落魂飛儼與帝座呼吸及出潼關猶如金王相拱揖也天下河山存乎兩戒北戒自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而東及太華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而東及太華河自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華陰江自南戒之首循梁州南徼以達華陽然則華嶽者總兩戒河山之會爲陰陽翕闢之樞以余好奇嗜遊冰寒弗獲陟筇焉此與前年過秦安而失岱過河南而失嵩同一怏怏統計登名場以來缺陷不知凡幾遊山其尤甚者耶夫遊非流連光景已也觀形勝立尋古跡知政教必諏民風雍州習秉

質勤奮而驚利棄本逐末勞苦惟甘南山殷富而民雜北  
山饑寒而民情其情概有如此者士恥惡窮多兼負未經  
術之資汨于俗學士音不捐聲律乖序近惟鳳翔程太守  
植莪培棫思復周京而英俊頓然鵲起其文風有如此者  
差徭既繁公私交困往者腴缺首推蒲城今則羣嘖渭南  
若平慶簡瘠之區興議繁難之地聞而裹足者有矣相其  
精華惟在二輔其官常有如此者上鄆多水而利不興鄭  
白有渠而飲不給沃壤僅寧夏漢中耳鹽歸民運引碍難  
更販鹽于靈而輸課于解其利幾有如此者若夫潼關左

擁隴山右蔽終南雄前河渭帶後強兵勁馬俯視寰區漢  
瓦唐磚功禪經史自蘇秦婁敬張良之所未論班固張衡  
之所未賦者余蓋流覽焉而深悔少作遊齊魯燕趙吳楚  
遽論形勢謬且妄行將廢之矣

唐十二家文選序

丹木先生選唐人十二家之文以屬湘南爲之校定既竣  
事題其端曰於戲道以文明文以道賈不明不費古龔今  
贖故何也道一而二曰陰曰陽陽變陰化奇隻偶雙奇偶  
相間律中宮商物相雜聲成音皆謂之文蓋猶規矩之於  
圓方是以六經之語有奇有偶文不窳而道大光也三代  
以後之文或毗於陽或毗於陰升降之樞轉自唐人唐以  
後之文主奇毗於陽而道欹此歐蘇曾王之派所以久而  
愈漓唐以前之文主偶毗於陰而道忸此潘陸徐庾之派

所以浮而難守唐之文凡三變初則王楊盧駱沿六朝之格而燕許爲大宗繼則元梁獨孤牽東漢之緒而蕭李爲最雄至昌黎韓先生出約六經之旨然後炳焉與三代同風雖以子厚之雄深雅健亦俯首而居於附庸於戲文外無道不誠日在天中也哉唐文之有昌黎猶詩之有少陵昔人謂學少陵者須從義山入蒙則謂學昌黎者須從牧之入學杜從義山入免生硬槎枒之病學韓從牧之入免架空掉虛之病也牧之之外又十一家皆文質相宣具矯駢反古之力試觀次山至之開昌黎之先而氣已旁薄夢



得和叔與昌黎同時而境漸恢廓持正習之傳昌黎之法而派不空鑿復愚可之諸人聞昌黎之風而興而各以其才相拓高而不槩華而不縉雄而不矜亢而不削馬班以還知者落落故以此十一家佐牧之以牧之導昌黎非宋代諸大家之所能角也今夫天之所授爲才心之所積爲言中宮中商中角中徵羽之異由於和言危言徐言疾言之分發喉出響清濁各陳故引上引下許君以之作說文也西漢之世天葩日新子長以奇枚叔長卿以偶雖不黨而相羣合文筆而各盡其致者厥惟子雲降及東漢肇悅

續紛遂開靡麗之習使豪傑之士望古而嘖唐代之復古亦天地之會自然氤氲矣諸君子不毗於陽不毗於陰金相玉振言雅氣馴於以醒天下之聾瞶俾之變文以載道之云蓋文之奇偶卽道之陰陽贅儒判道於文外者非古之闕然則丹木先生之選此又豈止功在韓門

仙屏書屋詩集序

昔太白因詩道之榛蕪而有大雅不作吾衰誰陳之慨遂繼之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則卽其平日所云將復古道非我而誰之意也夫以太白之自信復古起衰不肯任諸異人如此而世之學詩者往往問津於少陵而不肯覓軌於太白凡才多仙才少望飛行絕跡之概而氣先自墨古道有不凌夷乎夫少陵之詩變風變雅之遺也太白之詩正風正雅之遺也欲復古道必自太白始太白雖神化如龍要不外老杜所評清新俊逸四言盡之飛卿有太

白之清而新不足昌谷有太白之新而俊不足逋翁有太白之俊而逸不足雁門有太白之新俊而清逸不足青邱有太白之清逸而新俊不足至歐陽公之擬調楊用修之襲句近人黃仲則之模形等之自鄒矣連而躒之蘇文忠庶幾哉然猶時時見輕縱焉蓋太白當詩道榛蕪之餘天特以清新俊逸畀之俾之起衰而復古諸君子時無衰可起但具太白之一體已足名家若其全體天固不輕畀之也湘南生晚學末於風雅毫無能窺然如所見之世如所聞之世如所傳聞之世大概各講流派流派之說興而性

情隱性情隱風雅微矣上下千百年中心之所深折者惟  
有一樹齋先生先生之詩冰雪聰明雷霆精銳固未嘗貌  
太白也然而隨題賦形皆有飄然不羣之思實具清新俊  
逸之全不爲僞太白所以爲真太白天殆畀之以起衰之  
任將由先生而復古道乎夫詩非流連光景之物也古者  
太史之所采太師之所歌王朝備之以爲掌故聖人訂之  
而有經緯凡廟堂之制作五方之風俗政教之得失男女  
之恩怨象緯輿地之異同飛潛動植之蕃變皆於興觀羣  
怨著之太白所謂古道者此也好色不淫怨誹不怒奇而

不險麗而有則正風正雅之遺太白一人而已後人不喻  
太白之所謂古道遂有謂其沿六朝體格者又有謂其好  
言婦人酒者僖父之見烏足言詩其不知太白固已古道  
不復故大雅不作性靈者失之俗鋪陳者失之濫勦襲者  
失之餒幽獨者失之陋虛僞者失之野關係者失之膚聲  
淫色黝氣濁格卑其流派不出於近人而敢以漢魏三唐  
自抗大雅之衰於此爲極得先生詩出而正之古道不由  
此中興哉先生侍從於朝建白數大事

聖人倚重遭際之隆非太白所能望而起衰之力卽詩可

占湘南特聲而明之俾讀者知肩荷之大云

海湧山人詩集序

陳子后耕吳之高材生也鷹瞬鵝視翹古而方羊風輪在手以御羲繩溢波同律沿漢降唐李杜既不作元白陋氓迺孕籍育建甄賀陶仝鼓之物母而託絃于瓠梁元亮饑驅羊孚吳聲爰綜篇家次爲八卷以海湧名魚秧在水酒花滌胸龍王行雨日樓之東爲死央樓東集第一病燭撐宵愁燈織雨姑胥江上仙鬼同語爲姑胥集第二積雨過庭雲水奔鬼燈出牆紅一痕恩汝怨汝痴而溫爲浮江上下集第三第四蓮子湖頭水木明瑟濟南名士多藕神誰



識倒提華不注架此珊筆爲蓮子湖集第五惟古長城連  
峯刺天磳磳确确馬蹏雲翻大星前墮古香在肝爲古長  
城集第六酒腸生潮鄉思話月明湖欲波古無落葉爲重  
遊蓮子湖集第七君馬黃飲上清銅雀臺魂無聲足千古  
蘇鈴鈴爲和州集第八于是固始蔣湘南讀而歎曰詩者  
思也思則必感焉詩者持也持則必敢焉感以流其情敢  
以果其力調性賦聲修容伐色淘天地于寸胸瞬古今于  
一息鏗鏘以爲音頓挫以爲節務有以宣其纏綿難已之  
懷而不受轉移于風會者是爲豪傑吾于陳子攻其堅壘

而先已靡旗亂轍也

祝閭峯茶根書室詩序

固始山川在中幹陽列之陰自桐柏而東結爲大別盤互  
皖楚四五百里入固始境胎南而派北更起安陽諸山爲  
固始東面屏障室攢阜拖飲淮而勒其迴抱縣境如環玦  
然水以淮爲大周乎縣北而決水從東南來繞縣東而北  
入淮灌水從西南來繞縣西而東北會決入淮涵渟吐納  
與城氣山光相細縕所以代生偉人發鐘鼎旂常之采而  
蓄爲文章亦雲蒸霞爛也顧自來尙未有以著述成一家  
言者夫文章爲天地元氣旁薄昆侖無罅不盪值山川靈

秀所鍾更易扶文筆而出之豈有專毓爲榮世而不挺爲  
壽世者乎而自來無有成一家言者何也吳兵備橘生先  
生間謂余曰以子之才何不著書余遜謝不敏著書固有  
志而未之逮也余束髮時好爲詩塾師執友各動色相戒  
以爲妨舉子業其時王懺生校官方試童子一見若平生  
歡私用唱酬相得懺生天才亮拔下筆不休余時時畏之  
謂是終當以詩據於鼎耳山川靈秀之氣必有蟬聯絡出  
家江鮑而人李杜者余之畏友將未也已而今乃果得諸  
祝子閩峯閩峯之詩與懺生異懺生之詩清而艷雅擅大

白遺致閬峯之詩清而雄堅者比於老杜其條達亦近於  
大蘇兩人軌轍相差而我渤比茂其卓然能成一家言以  
發山川之光固無疑也余初畏懺生時思棄詩避去治經  
宗許鄭兼綜象緯輿地算法兵農諸書溯源窮流將一覽  
之於詩以與懺生角一時之勝迄今學無一成而忽忽漸  
衰時發江淹才盡之歎其遜謝不敏而不敢著書者以此  
也顧唐之餘復逢勁敵讀閬峯之詩輒欲自焚其硯閬峯  
曰我輩以外豈復有詩斯言也余愧不敢聞然而山川之  
靈相視而笑已

蕉窗詩草序

乾隆嘉慶間主騷壇執牛耳者南北兩大宗隨園蘇齋是也兩家詩法互相救互相輕而各有流弊宗隨園者失之俗宗蘇齋者失之膚善學者蓋無人焉余嘗北入京師東走吳會西抵秦關所交英偉奇特之士以詩相見者甚夥大都訾隨園而詬蘇齋蓋兩家之運已衰而後生之輕前輩並其所長而亦棄之也今年來西江始交張書舫先生有道而隱于詩詩草數百篇不輕示人余索得讀之如成進訪方子春于海上山水靈氣撲滿襟袖濬自性源而不

流於俗持其體格而不流于膚殆合南北兩大宗之長而  
獨其失然欲以善學兩家目之則又不可也蓋先生已自  
成一家之作也先生之尊人官西江有廉吏名歿後家不  
能北歸仗先生筆耕而食食雖不敷口不言貧非義之金  
正色叱之與人交則春風徐扇無聲自暖又如數十年老  
酒醉人而不見酒意余每當窮愁時意緒禁如及見先生  
浩浩之懷輒不禁爽然以解夏夜坐百花洲水亭上星影  
倚樹鼠聲蕩波聽先生談豫章舊事盛衰之感亦如其詩  
之移情余偶擬先生詩格在袁翁兩家間先生微笑雖不

屑而亦不難也嘻其真有道者與



三一山房詩餘序

王著亭公子將刊其尊甫春泉先生遺稿以詩餘二卷屬  
余審定余讀之惘恍自失者累日作而曰先生其詞學之  
中興者乎先生始來吾邑在道光之初載嘗訪吾邑之能  
爲詞者于吳南池縣令縣令稱薦余以是相識三人者朝  
倚聲而夕勾隊酒酣以往不自知其淋漓何極也先生服  
膺姜白石不事雕繪以天機自然爲主而分刊節度期于  
能歌余皮傅蘇辛與先生詞派不同而聲律之分合節奏  
之高下緩急研之審而譜之詳其見解同于先生故先生

有所作必示余余自愧才遜欲自焚其詞稿者數數矣世之詩人往往薄填詞爲小技不屑道其爲之者又不別詞于曲誤以度曲當歌詞不知詞之律細于詩而格高于曲其入譜也與唐詩人所爲樂府金元人所稱南北調者差毫釐而謬千里自宴樂新曲失傳八十四調琵琶譜又亡于是詞之歌法不聞于世前人三百年但有詩曲而無詞今代所稱詞人如陳其年朱竹垞厲樊榭蔣心餘諸公莫不人玉田而家草堂而先生更以本色雅音張白石老仙之幟接軫其後移宮換羽銖黍合倫有神明于宋人之藝

趣而爲今代諸公所不逮者欲不以大家尊之不得也余之所以推爲詞學中興者此也先生居吾邑一年餘旋入京師余饑驅四出客食數千里外南池宰山右各不相聞訛久之聞先生吏江西循聲大起又久之聞先生卒官江西人請祀于名宦竊歎先生之所以千古者別有本原而填詞一道亦將如廣陵散今覽其遺稿猶如見先生抵掌而談衮衮不倦之概回憶酒旗歌扇茶影燭光與南池三人酣嬉傾倒時前塵昔景恍如夢寐屈指二十又二年矣南池旣久沒余亦頽唐才盡無復少年結客意氣所幸者

先生有令子傳其家學此數十闕行將大顯于天下詩曰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夫豈無讀之而恂恂自失如余者  
乎

翟蔚堂醫說序

腦者北極也肺者恆星也腎者渤海也三者身中天地之大綱于五行無不統也肝與膽合脾與胃合膀胱與小腸合三焦與大腸合四者乘腎之氣以升降于肺猶七政之天各有本輪均輪也腎與命門相表裏肺與咽喉相表裏腦與心相表裏心者一身之主宰天命之性存焉性命之世廣大無象而上帝寶座必在天頂故腦爲赤極卽心中之帝座也人之魂魄神志意皆藏于心而造醫經者以心爲五行之一且以魂魄志意分配于肝肺脾腎此豈聖人

之言哉天地之先陰陽而已陰陽之迹水火而已水爲火  
蒸而氣生火爲水搏而土出水火氣土四者天地萬物之  
所由成人身臟腑之所由具也四性之生長者謂之木四  
性之堅凝者謂之金金木無一定之形烏得以洪範所言  
人事之用者以擬造化之源乎內經五運六氣之說天符  
歲會各有主客要亦大概言之而並非有所膠執涇川翟  
君蔚堂獨能深探其理參考河洛筆之于書可謂契四聖  
之心矣余嘗謂有形之物人身爲大而天地爲小天地之  
形天外而地內人身之形地外而天內以性命之世廣大

無象也岐伯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然則藥石鍼灸皆爲下藥但足以治病而不足以養其性命人當無病時性命失養及其有病轉欲以藥石保之豈可得哉豈可得哉養性命之道在于保身保身在于知天地之形天之至高者北極地之至下者渤海日月五星右旋之天皆以恆星天帶之而左然後陰陽寒暑燥濕互融而分著人之身亦猶是也腦居最上爲羣脈之總會腎居最下爲眾絡之吐納心居最中爲周身之主宰主宰無功以各臟腑之功爲功其升降全在于肺肺之左蓋道胃與脾清腸之

氣出于腎右而上通于腦肺之右蓋道胃與肝濁腸之氣  
出于腎左而上通于腦肺之中蓋道胃膽腎膈胞之氣出  
于準中而上通于腦此非恆星渤海北極之全象乎天地  
之病不外水火人身之病不外寒熱水寒火熱氣土交戰  
而陰陽失常性命亦因之顛沛善爲醫者提綱挈領以治  
之而經天緯地之用彰焉下藥旣施上藥乃行五運不災  
六氣胥平翟君精于讀四聖書者其不以余言爲戾古也  
余嘗憾醫經無腦科又以心爲五行之一與天地人全體  
不合因暢發所積以爲君書序



七經樓記

長淮之烟大別之雲連蜎鱗彬蔚爲樓文蓋余手口拮据  
厯二十有六春始建此樓以葬古人得不爲辛勤與書之  
積也八千有奇千卷自置餘皆友遺中五千卷授自吳侍  
讀師嗚乎吾師手澤孰知有甲乙籤有朱墨圍每一披覽  
痛從中來嗚乎二十又二年矣壯志不成報恩無期言猶  
在耳汗下樓梯爰排五部而謹筦鑰之且記之曰桂鏡門  
荒王粲年小先王有靈此樓莫倒霹靂倦遊河伯勿宮他  
年交代此樓不空薦椒展蘋以告山川之神時道光丙午

之仲春

七經樓後記

於戲藏書之盛周公爲最書者三百六十官之策籍也自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外若象緯律秬輿圖政教朝聘會  
盟宴享醫卜巫祝鳥獸草木蟲魚莫不各有其官官各有  
其策籍天下之欲讀其書者各就其官府學之制度典章  
引流得源所以無私家之著述亦無道統之標榜也東遷  
以後官失書亡孔子所收僅一百二十國則三皇五帝之  
書早已不備不得已遂以唐虞爲斷而折中其間定爲六  
藝故藏書之最少者莫如孔子孔子之教曰博文曰約禮

博文者卽百二十國之寶書約禮者卽易書詩禮樂春秋  
之六藝六藝何莫非周公之禮與漢人拾秦火之餘訓故  
家法惟恃口授東漢以後竹帛漸夥孔靈陟降顯於高密  
郁郁乎盛矣魏晉之世始倡道教唐代更暢釋氏於是周  
公孔子之書漸有涇以渭濁之勢至我

朝然後大光高密替人乃在休寧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  
出所以排異說者甚嚴制度典章略有端緒洵儒家之盛  
軌也大制度典章者古者官府所守之法卽道也府史胥  
徒守之謂之法卿大夫士明之謂之道道不可以空明法

不可以空守而後文章之事起故三代以上之文章非後  
世所能及者以天下之人各守其法卽能各言其道制度  
典章無空理則文章無空言也後漢書分儒林文苑爲兩  
傳旣判文章於儒外宋史更分道學儒林爲兩傳又判儒  
林於道外嘻豈非末流之失哉予小子質魯學懵粗覽傳  
記勞筋餓體勩業不遑三十以前頗好辭章之學旣從通  
人大師辟呬負劍因知周公所定制度典章之外無道亦  
無學凡三代後之象緯律秣輿地政教朝聘會盟宴享醫  
卜巫祝草木鳥獸蟲魚一一條其源流分繫諸周官所掌

而歸墟於六藝其合乎六藝者進之異乎六藝者退之以爲此周公孔子之道也又惟乾隆以來尙書三禮爾雅爲諸儒發揮旁通者已無餘蘊而周易毛詩春秋尙有未盡之義竊不自量欲由休寧以上探高密由高密以上溯孔門時不我與年力就衰大懼卒業無日爰聚書於樓以次屬草題曰七經者從聖人所手定也若三傳若論語孟子戴記皆不得稱經經居中樓傳翼兩榮儒者釋經傳之書各以目附而斷止於唐唐人如啖趙輩以臆說經者屏之本朝大儒心通周孔者其書皆綴唐後子部史部集部分

東西廂樓亦有備覽而鋪諸樓下者釋奠畢因述其意以  
爲後記

磚工記

道光十五年七月原陽三堡支河告險礮榜冒磴寬至一百二十丈倉猝間竹槌石菑皆不具文武官皇遽無措總督河道栗公馳至令迎溜拋磚甃壘壘高出水上大溜立卽外移在工者咸驚以爲神公復下令購甃于民築壩三十餘而漲勢愈縮口門收至五六丈拔大柳橫塞之甃如雨下不逾時而填闕斯役也省

帑項無筭沿隄居民歡呼相慶微用甃之力不及此公旣以甃奏效乃審河勢酌物力以爲土工埽工埽工之外宜



增置甄工以備緩急而又慮甄之未必隨地宜也因奏請  
試行俟屢效而後程其法于是試之于黃沁廳之攔黃埕  
其挑溜之捷一如原陽也試之于土南廳之楊橋壩其挑  
溜之捷一如原陽也試之于衛糧祥河二廳如之試之于  
曹河五廳又如之凡不可廂埽不能廂埽之處投之以磚  
無不應時反壤若河伯之畏飢饕者公于是喟然曰應變  
無定法惟在持之以有定之心耳當原陽之告險也水勢  
湍悍北注抵禦稍遲全河已掣其險將不可問而埽之爲  
物也能挑溜亦能引溜引溜則全河俱掣其險將更不可

問即使幸保無虞而沿隄廂埽物力爲難且兵役尤難併  
力此所以變通其法不得已而易之以輒也夫輒凝于土  
澁于石而功倍于埽何也河濱之土皆淤沙濡水輒渙故  
用土不如用輒輒雖不堅于石然石滑多罅不溜淤且性  
沉易陷輒則受淤而彌縫其隙淤愈積挑溜愈捷故護埽  
以石水仍在埽根築壩以輒水退至壩外者此也且夫人  
知埽之能衛隄而不知埽之能引溜溜本平也埽引之而  
側注溜本淺也埽引之而刷深溜本在中泓也埽引之而  
迫近隄岸補舊廂新勞費無已前人明知之而不能去者

豈非以埽之外別無良法乎輒之宜用始見于稽文敏公之河防奏議如曰土石性殊難于聯屬以輒貼土誠有妙理是蓋以輒襯石而融洽于土非直用輒工以挑溜也今則應手奏效確有把握矣巡視南北兩岸輒工屹立者舊埽卽無上提下坐之病于以固工節

帑使隄防免冲決之虞田廬少淹沒之患催科無加價之累其殆河工之一轉機哉先是公任河南布政使時道光十二年八月祥符縣下汎十三堡蟄隄五十餘丈河督吳公駐馬營未卽至公奉巡撫檄往視于十二堡灣隄搶築

柳壩更用大柳倒塞之不數日水患悉除河督疏奏有不  
動聲色化險爲平之語公之受知

皇上而特擢爲河督者以此十六年四月湘南過濟寧謁  
公節署備聞甄工始末因詳書之以著公之細心經物且  
以爲治河應變者之法

黑岡觀輒工記

隄所以束河也水近于隄與水遠于隄二者孰爲便曰遠  
于隄便埽所以衛隄也歲歲修補與一勞而無煩修補二  
者孰爲省曰無煩修補省此不待智者而決也乃自輒工  
興而浮言起湘南始聞之亦不能無疑及觀工于黑岡而  
疑始豁然矣黑岡據大梁上游二十里大梁之保障也前  
之治河者皆以此爲要工而埽之旋廂旋蟄者亦此地爲  
甚公用縷隄法築大小輒壩數十隄前之水盡涸對岸之  
灘不切而自陷大梁官民恃以安堵而一時之不願用輒

者則謂輒可以挑淺溜不可以抵大溜可以濟緩用不可以濟急用可于將生未生之險預防先事不可于已生已成之險立轉危機乃公獨毅然不惑相其勢而用之或與土並用或與石並用其土石之不及者則直以輒築壩任其蟄卸蟄卸愈寬壩基愈固而水之避之也愈遠故有蟄卸至十餘次而始穩定者于是有輒之工隄前無水公嘗嚙東河之費之日增也自道光元年至十五年較嘉慶中已增至一倍其故皆由于埽之引溜溜爲埽引新險叢生救險則益加埽浮費日以多

經帑日以絀矣欲省費必自減埽始減埽必自輒工始全  
惟以不欺

皇上爲心耳昔黎襄勤公用碎石于南河當時且有交章  
而攻者浮言之來又何足恤道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湘  
南謁公于黑岡行署因以得于目證者更書之並附輒工  
章程于後俾世之留心河務者有所考焉

遊龍門記

龍門山海經作凌門蓋以高凌雲漢得名必謂魚龍神化者附會之說也出韓城東北陟梁山原黃河在原東從樹杪浮出絳州諸山厯厯見河外最遠一山銳上踞天半霍州之太岳也而龍門爲近山所礙轉不可得見導者曰降原濱河行卽見之未幾大風起揚沙颯颯打馬首僕夫從泥茫中指點僅辨黑影而已日下春抵山風愈猛河水激盪如萬馬奔騰撼山欲動俯觀之慄慄魂悸河自呂梁孟門來崩浪懸流盤折二百餘里兩峽束之廣不逾三里滂



溟頽疊電掣雷胸雖當風日晴美亦疑有神祇下上峽口  
更隘僅廣八十步其下稜灘屹嶕河於歡躍長驅時忽遭  
鉅阨不得不奮怒爭出憑勢一瀉酈善長曰夾岸崇深傾  
崖返捍慎子曰下龍門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信然不誣也  
余嘗南浮于江屢從楚皖下流未獲上泝巫峽不知古今  
人文筆所述較此孰奇以意度之巫峽七百里中帆檣若  
織龍門自大禹浮河後斷舟絕航不聞有估客往來奇險  
殆尤勝也龍門大幹自梁山脫骨東趨結爲太岳其在禹  
貢梁山統名荆山所謂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是也

注經者但以富平朝邑之士阜爲荆山而不知其正幹在  
韓城且不知禹貢雍州有荆無梁昧冀州之呂梁狐岐而  
牽合於雍境殆由未睹形勢詳察山脉也帝堯時河出孟  
門之上大溢逶流禹故毀其當路者若積石若青山若高  
關若壺口底柱莫不兩崖雲舉鐫迹永存龍門之功亦與  
相等郭景純注山海經不識凌龍聲轉誤以爲在域外鄔  
善長遂以星宿海大積石山富之舍近而求諸遠矣岸東  
西各有禹廟据水經注北魏時已有之夜宿廟中回飈錫  
駭不已獨不聞水聲蓋巖高數十仞河在釜底上爲嶢峯

所獲則旬。礪轉暗。次日風定。渡東岸。小憩周覽亭臺。復飯於西岸。而歸。馬行三十里。回首雙闕。肅拱儼如。送客云。同遊者。董小坡。孝廉郭景之。茂才林錫九。太學九月初五日。馬上記。

小忽雷記

小忽雷琵琶之別種也唐文宗時內弟子鄭中丞善之見于樂府雜錄而其製若何不可得詳

本朝康熙中孔東塘得之于燕市田山薑諸人賦詩顧天石作傳奇皆于甘露之變壺連致意小忽雷之名于是大著人始知其爲二絃琵琶而其製若何究不可得詳道光十九年五月鞏秦階道劉先生客西安出小忽雷見示蓋先生得之于某布政而布政得之孔氏者也夫物之顯晦各有定數要必得其所歸然後物無遺憾先生古情則古

物歸之古今樂石不下數百種皆稀世罕觀之珍也區區一無關興亡之樂器其收藏又何足怪特是韓晉公之獻此器也在德宗之建中二年至文宗太和九年凡閱五十五年矣訓注之亂與小忽雷無涉然因亂而忘其在南趙梁厚本之得以賂之鄭中丞之得以彈之皆爲亂故亂定而鄭中丞忤旨矣鄭中丞不忤旨將不得遇梁厚本不遇梁厚本則小忽雷不傳雜錄又言咸通中內人米和申旋亦善小忽雷咸通者懿宗年號也距文宗時又二十餘年當鄭氏被赦後小忽雷應復入宮米與申或皆其弟子未

可知也由五代而宋而元明八九百年中渺不知其珍藏  
何所什襲何等而孔君好事始張大之劉先生癖于古更  
拓之記之詠之海內能詩者從而屬和之其遭值豈細故  
與小忽雷以娑羅檀爲之色紫而光膩龍首蛇腹腹柱二  
絃上繫龍口中二牙軫繳之面鐫篆書小忽雷三字背書  
臣混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十一字長當今工部營造鐵  
火一尺四寸八分

華嶽廟記

華嶽廟去華山十五里漢武帝所立集靈宮也乾隆中巡撫畢公重修之顯敞宏麗稱其山川廟前列坊二中爲顯靈門繞以周垣角樓四翼計其地佔今尺方十里許也顯靈門之內曰五鳳樓樓左右牆牆各有門曰便門左便門內枯樹一曰青牛樹相傳老子入關繫青牛于此青牛樹西偏有古柏大數圍中空槐樹生其內枝葉扶疏與柏環抱曰柏抱槐柏抱槐旁有殘石高三尺餘狀若小山土人呼五嶽石非也唐元宗御製華嶽碑爲黃巢所燬者也樹

以漢唐名者林立數百株不可數進此爲靈星門門之中  
有石坊東西兩廡塑冥官而歷代祭碑皆亭覆于院又進  
爲金城門門內石橋三橋旁

御碑亭皆

本朝賜祭碑也又有古碑亭二嵌漢唐以來殘石于壁凡  
二百餘枚中爲正殿曰顯靈殿殿九楹後曰禮步門曰寢  
宮曰穿殿曰配殿又後一門曰後宰門門之西曰放生池  
池北曰呂祖堂而

御書樓巍峙于正中乾隆四十四年畢公祈雨



高宗純皇帝御書嶽蓮靈澍四大字以昭神貺公鐫諸石而供奉于茲樓也樓北爲廟之盡處垣上有臺高十六丈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九丈上起層樓並建小閣以藏道經南對太華東眺河潼北俯涇洛西瞰中南雲樹蒼茫川原繡錯極垂陰之大觀矣樓之扁曰萬壽閣

南照鎮重修清真寺碑記

大淮東至南照鎮有寺翼然臨于北岸曰清真寺同人事  
天之所也壘石捍波激而就陲諸鄉老慨然將以寺與岸  
一律新之阿渾等走募于百里內外醵羣金成善果甚盛  
舉也回教自隋唐時入中國距今二千年卒未有能名其  
爲何教者余嘗以釋藏考之而知其爲上古婆羅門之教  
也婆羅門之教散爲三百六十五種後并爲九十六部當  
中國虞夏時西方始有浮屠教與婆羅門教爲異後二千  
餘年爾薩起于大秦力闢浮屠申明事天之義于是婆羅

門之教一盛又五百餘年爾薩教亦傳訛穆罕默德起於  
天方正謬距邪力闢浮屠申明事天之義于是婆羅門之  
教又一盛卽今所傳之回教也自禮樂刑賞以至飲食衣  
服莫不各有一定之制食其教者雖遠徙萬里外終守之  
而不敢戾惜阿渾依嗎木等不讀儒者書如鳩摩羅什明  
佺諸沙門繙其經以示人故中國士大夫亦未有能知而  
好之者此非二千年中一大缺典乎清真寺見于正史謂  
之拜天屋今直省各州縣皆有之南照爲潁上巨鎮當江  
淮水陸之衝回人之萃居者數百家而寺又面淮負鎮關

于形家者甚鉅，庀材鳩工，尤不可緩。鄉老某某等實首其事，始于某年月日，竣于某年月日。凡修大殿若干楹，講堂若干楹，大門若干楹，石岸若干丈，共用錢若干緡，捐錢者若干人，皆書于石，以示來者。長淮雖猛，抵岸當迴，已爲之記曰：

大方古化，遍于東土。東人習之，昧厥初祖。初祖誰何？皇矣上帝，雌酉雄戌，胚胎無際。帝顯大能，靜水動火，劫與界區。黃爲元裏，肇生盤古。是惟阿丹，婆羅門經大道所端。有達五德，儀布拉欣、穆薩、爾薩四大聖人，聖集大成，穆罕默德。

譬諸尼山旦于昏黑昏黑在東僞徒亂法焉知聖道濶而  
不狹江淮百貨滙於南照古寺戔戔鐸宣正教輦者拱之  
虹者輦之浩浩長淮鏡流擁之皇矣上帝陟降左右凡百  
君子滌心祈佑

灞橋銘

灞水出藍田谷北至藍田川輞谷之水入焉又北劉谷輞  
谷諸水入焉又北至白鹿原東洪慶河沙河諸水入焉于  
是南自秦嶺西南自風涼原東南自胡寶山各水所經二  
百餘里皆會于是以入于渭而灞橋適踞其上沙沫飛雨  
水花濺雲電掣虹腰雷轟馬首柳烟四幕以森衰亭榭倒  
景而妖露關內之勝于此爲最橋名始見于漢書酈氏注  
水經亦紀之按圖考形比今稍北隋代移建李唐尤盛厥  
後帝都旣徙橋之興廢國史不載道光十四年前巡撫楊

公恢制更張長八十餘丈濶四丈並移咸寧縣丞駐扎橋西以專責守經久之規祭如密如惟西安自宋置陝西路以來代爲重鎮

國家慎固封疆更以滿洲將軍駐防其地巡撫總兵文武互治司道量移州縣殷見冠蓋四至驛路趨風賢勞之使柳往雪來又自新疆著籍烏孫以南青海以西沿及衛藏伯克頭人來王來享而將軍參贊又皆

天子重臣龍節虎符假道于此不憂病涉毅然長驅載司馬之高車比仙人之拄杖商旅胥慶婦孺同歡橋之所係

煌乎重己其或雲水騷人搢紳賦手托吟情于驪駒結離  
思于柳條酒盞頻飛筆花欲舞亦足以渲染景色備諸著  
錄余三度入關一經擊楫感此吟筇之步益豪側帽之春  
盛構宜書遊踪不沫爰序而銘之以正大疋君子云銘曰  
玉液浮濃羸德始霸後來神鞭曾否先下偉哉此梁不覺  
不虹過非益馬望乃成龍石奮掀隄雷殷挾浪柱鐵錚錚  
怒而不讓青門春曉驪山秋陰憑欄一顧目無古今古魂  
久銷今題不見我思仲宣長歌登岸



潼關銘

秦虎滅魂周龍蛻骨盡矣雄關天腰突兀太華壓尻崢嶸  
紛股函幽孕明以奧天府渾渾黃河欲抗巨靈到此瑟縮  
轉彼風霆晉守旣空魏屯不壯蛇門龍爭貪九州上

聖人御宇寰海鏡清關門啓閉只用老兵地無險夷人有  
石泰勒銘崇阿豪此襟帶

百花州銘

北海一湖南海一湖城裏烟波天下所無北海一湖歷下  
亭古我昔遊之蒲風荷雨南海一湖百花州小我今居之  
夢魚醒鳥虹腰左回輦翼右轉雲依樹幽月印波顯方亭  
裁銳如跨鰲背孕陽孩陰槃高飾碎霞送紅來烟收碧退  
萬景全集騷人意會引目而前城縮山長拱揖列屏如規  
在掌俯瞰金隄牽菰帶蔣不聞菱歌但聞簫響此湖掌故  
肇曰南塘其廣十里分自章江張躬守漢韋丹吏唐節之  
派之阜民用康有功則祀宜報馨香漢唐下逮幾幻滄桑

七經樓文鈔

卷六

聖

三湖錯列一漲汪洋釣遊有憩公宴有堂胡爲闕如未祠  
循良我銘樂石告諸豫章感今褒古秋水天長

北江中江證

濟水入河不與河水混伏流河底數百里獨自東北出爲  
大清河是兩水既合而仍自各行之證也黃河入海不與  
海水混自雲梯關至沙頭山一千餘里滔滔東注爲山所  
阻而止海舶之南北行者各從陳錢山繞道以避黃河之  
險是兩水既合而仍自各行之又一證也江西袁州府之  
袁江入贛水不與贛水混一黃一白如刀裁線畫同流十  
餘里始爲一色是兩水既合而仍自各行之又一證也濟  
之力能抗河河之力能抗海袁江之力弱于贛江故始抗

而旋不能抗其相抗也以色不同而辨也其不能抗也以色同而知也然則水之爲性以色不同而能相抗亦必有色同而能相抗者矣漢水江水色同者也大別相入之後不辨孰爲江孰爲漢矣而禹貢經文曰漢水東爲北江江水東爲中江是北江乃漢水獨行與江水無干中江乃江水獨行與漢水無干也使果漢爲江并則中江北江皆江水爲之而經何以分而屬之經又曰江漢朝宗于海是必江漢既合之後江仍自爲江漢仍自爲漢同流並行齊注于海然後特書之曰江漢朝宗使果漢爲江并則但有江

名而無漢名禹王何爲以江漢並書哉大概水之性動力  
大者雖合他水而仍不與他水爲一有同流既久而後合  
一者有同流既久而終不合一者造物之大能非人所可  
測禹王之神解亦非常人所得知儒者各以迂淺之見附  
會說經甚至疑經改經以就已說蓋由不知天地之大不  
可以目睫論也水經江水篇敘至下雒縣北而止沔水篇  
敘至石城縣曰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  
爲大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此蓋有錯誤之文  
應曰其一東南流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其一又東過

毗陵縣北爲大江如此則北江與中江分明矣江漢自彭蠡相會之後合流異行二百餘里至石城縣而江水分向東南行至餘姚東入海漢水則東行由毗陵北入海一爲中江一爲北江與經所謂江漢朝宗于海者合蓋江不挾漢漢不挾江力均勢敵合而仍分以各注于海作水經注水經者皆未能分別言之而禹貢之以北江屬漢水中江屬江水者終無能明之者也余因濟水之出河河水之入海而悟江漢之不混今年來江西又得袁江一證恐天下之大水之同色而不相入者尙不止此也爰據所知者錄

之以備一解

山一



朱丹木先生詩集序

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古之循吏不必盡能爲詩而真能爲詩者未有不爲循吏

國家至教覃敷三光五嶽之氣昭回旁薄二百年來精華萃於邊徼偉人碩德時出滇雲而詩稱大宗吏爲循首天下喁喁想望丰采咸推丹木先生云先生幼擅才子名詩古文初出如太阿耀匣虹氣貫斗宰安徽數縣政聲流聞江南北阜陽姦盜尤敬畏如神築無爲州隄五十餘里江漲以縮

天子嘉其績

特簡爲興義守攝貴東道事剔釐兵屯旌旗變色不三年  
遂陟江西督糧道前後十餘年間物懷政化廩廩乎古循  
吏之遺風卽今詩集中所載其迹可按也簿書旁午不廢  
嘯歌散髻斜簪自成跌宕故其詩骨峻而嶽神清而淵奇  
不入險高不隣戍又善爲吳體於生峭中出柔嫚之音少  
陵山谷合爲一手唐宋以來未有之奇也湘南交先生二  
十餘年惟過阜陽時宿先生官齋談藝相樂藉知先生治  
績爲當代第一今又十年始相見于章門得讀先生入黔

以後詩益歎眞詩人未有不爲眞循吏也或者疑古史循吏傳中未列一詩人其以詩名而爲刺史守令者史又不詳其政績惟昌黎之驅鱷贖隸香山之濬湖浚井東坡之通漕擒盜數大端著於本傳而已豈自古才人能爲詩不必習爲吏抑必待韓白蘇三公之才然後能相兼耶詩者道性情之物也政者達性情之事也理一已之性以理千萬人之性平一已之情以平千萬人之情血氣旣清牛羊不驚琴瑟爲友風雨咸喜此豈俗吏之所能爲又豈尋常吟風弄月者之所能爲哉是故古之循吏不必盡能爲詩

古之詩人不必盡能爲政循吏不以詩名不害其爲循吏也詩人不以政名殆未足爲真詩人也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此韓白蘇三公之躅數百年而再踵於丹木先生也先生之詩成於退食之暇故詩爲政之餘事而先生之詩實工於釋褐之前則政又爲詩之餘事讀先生詩者卽以當治譜觀焉可

能忍一篇贈首心耕同年

以兵凶戰危之事而大將與士卒同甘苦士卒無怨其  
命況以父母官而甘苦于民民有不致命于官者此必無  
之理命且可致而官猶憂飢寒窮困民漠然不之顧者此  
又必無之情同甘苦之術不外能忍一忍勞二忍貧忍勞  
則民事無不盡忍貧則度支無不節而或以民情之反復  
不定大府之喜怒無常銀價過昂錢漕難辦爲疑不知此  
仍無他術也卽在與民同甘苦也甘苦同則官民親官之  
所樂民亦樂之官之所憂民亦憂之民之財卽官之財何

錢漕難辦之有一二梗化之民豈能逆千百孝子順孫之意何民情反復之有大府非甚顛倒未有不尉薦良吏者卽上不我知而我政已成居其官可去其官亦可何大府喜怒之有嘉慶初吾鄉武虛谷先生宰博山以得罪和相被劾縣民醵金數千爲先生捐復一老翁賣其田倡首曰吾不爲子孫計矣時有人題詩店壁曰自是侯能爲父母直教人不念兒孫紀實事也先生不肯捐復却所醵金博山民以其金爲先生立生祠道光十八年吾師周仲甫先生卒于商城其先宰之虞城民醵金來賻商城民亦集數

一金爲歸葬費此二事皆湘南親見之者也二先生忍勞  
忍貧與民同甘苦民知其勞而憫其貧故于其已罷已亡  
之後尙輻輳而爲之所則使當近年銀錢兩荒之時必不  
坐視其拮据亦明矣治民之道與用兵同善用兵者與兵  
同甘苦善治民者與民同甘苦特將才必由天授非讀兵  
書者人人可以用兵吏才亦由天授非讀吏譜者人人可  
以治民而忍勞忍貧之力實爲廉吏循吏之本鍊吏治者  
先鍊能忍而已矣同歲生首君心耕以令長需次豫章不  
矜不華堅忍鎮定詳究吏治得失而條其經緯頗不迂湘

南之言湘南因君之能忍也知必不爲俗吏于去豫章時  
書此以爲贄別



後序

門人盧正烈譔

學不博而爲古文譬如餓夫行遠往往廢途識不精而爲古文譬如瞽人入市往往迷方氣不盛而爲古文譬如孱卒挽強往往折脅故古之名家者必三者備具而後可行於世而吾師子瀟先生則曰古文之根柢在於窮經窮經在於識字識字在於通古訓古訓散見於周秦漢人之書搜羅古書則學博矣貫穿古訓則識精矣以聖經養其剛大之氣則氣盛矣然後罄胸而發其意叶聲以和其音如

風起蘋末而刁調於天地水出山穴而曲直於江河天人  
交會自成一家非有根柢何能至此且夫文章者有用之  
物也立乎

本朝而不知

國家掌故則草莽市井之見而已生當後世而不明時  
勢則老生迂儒之談而已士不通經不能致用經者聖人經  
綸萬世之書也先生之學自象緯律林輿地農田禮制兵  
法刑名考工以及釋道兩藏一一皆尋源沿流究其得失  
學博故見無不大識精故論無不平氣盛故辭無不達

非不朽之大業哉先生爲諸生時先王父督河南學得其

文而賞之先生亦請業甚勤尤善先君子今

正烈得傳函

大日聞古文緒論因與子高謀刊所有者爲初集子高

敘其大指而

正烈

更爲後序序曰

漢學宋學門戶嘒嘒衡以周孔霧解冰消策長八寸齧寫  
煩勞所憑口授詎曰無渝終勝臆說去古已遙聲明師法  
授受咸昭編說經之文爲第一卷

唐人正義惟詩與禮高密家法於斯爲美鄭學旣衰攻者  
紛起王肅首禍大都作僞先生衛道龍蛇不死間有異同

補正求是應聲之蟲吾知免矣編說經之文爲第二卷  
矮子觀場豈無所見不如長身一望而辨諸葛讀書但觀  
大略石陣木牛精思非鑿編讀史雜文爲第三卷

惟君子儒通天地人後世所重理學爲先孰能一笑於我  
浮雲編論雜著文爲第四卷

仲宣覃精而子桓以爲體弱質有其文中郎之作史例異  
同羌孰辨之操末續顛蘭墜鑒之編傳志記事之文爲第  
五卷

聲不成文瓦缶之響指事類情縮而說長爾雅於古闕擇

於今非唐非宋泠泠古音編序記之文爲第六卷